

赤壁的月光

○姜洪

丙午伊始，《苏东坡》把苏东坡又带到了人们眼前。这部浙江“小百花”新作越剧，开启全国首演。

《苏东坡》的主演，一位越剧名家，在排演过程中，写下一篇《如何成为您，东坡先生》，和这位伟大的古代作家谈心。她的真挚，打动了她。“您走的路真长，您的故事真多，但黄州，是您仕途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，伟大的苏东坡诞生的地方。但是伟大的综合版的苏东坡，要到黄州才能出现。”她谈到黄州。这没什么不好。就苏轼而言，没有黄州，何以赤壁？正是在黄州，完成了苏轼和赤壁的连接。后来，东西两赤壁，一直共用着苏轼。

她自然也谈到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——谈苏轼，怎能不谈《赤壁怀古》呢？我是后知后觉，读到它许多年后，才突然醒悟，这首《念奴娇》，是“近乡夜话”，是“新月集”，一个发生在月夜的故事。“一樽还酹江月”，900多年前那个晚上，诗人在月光下怀想起一次古代战役，一位青年英雄，把杯中醪酒，轻轻倒进月光微微波荡的江中。江、月光、苏轼，都有点醉了。

去年4月，参加本地朗诵爱好者举办的一场苏轼经典作品诵读会，我写下这样的感想：苏轼之丰饶，殆不多见。他是全文体全时段的好诗人。只说北宋元丰年间，几个有月光的南方平常夜晚，就被他信手变成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观。赤壁成为赤壁，苏轼与有力焉。

苏轼是真喜欢月光啊。他在他的月光下：那是密州的月光，徐州的月光，杭州的月光，黄州的月光……他有他的月光：“明月几时有”（《水调歌头》），“明月夜，短松冈”（《江城子》），“缺月挂疏桐”（《卜算子》），“举杯邀

明月”（《念奴娇》），“明月如霜，好风如水”（《永遇乐》）……更不用说他的赤壁诗赋，同样是诞生在月光下。对了，还有一次月夜之游。写《赤壁怀古》的次年，十月一夜，月色入户，又一次“照无眠”。这么好的月光，岂能辜负？于是，解衣欲睡的他“欣然起行”，寻友承天，信步中庭。他用寥寥十余字，勾勒出是夜月色之美：庭下如积水空明，藻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。他还领悟：风月无边，到处都有，就请您有欣赏之心。真应该绘制一幅苏轼月光地图。

而我，也曾沐浴在赤壁的月光下。

江流无声，秋虫唧唧。巉岩蒙茸的赤壁矶上，无人迹，就我们。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个夜晚，我偕二子游赤壁矶。古战场、大江、对岸的江汉平原上空，竟挂着一轮圆而红的月亮。是的，平生罕见的红月亮，让我想起那时读到安塞·亚当斯镜头里的巨升、月亮和半圆山、冰峰冷月。还有上世纪末，长江抗洪的某个夏夜，从抢险工地深夜返回赤壁山侧后，车子沙沙驶过大堤，月光如雪，从前窗照进。本世纪初，与几位同学去赤壁古战场看演出，澄澈的月光照进车窗，在车厢里慢慢移动。前几年，我到赤壁采访夜归，一钩新月，随着车子的疾驰，在路边低山上急速驶过。我也曾读到作家梁信的电影剧本《赤壁之战》。其中写道，赤壁南屏山前，几只寒鸦飞过。这位著名编剧为写这部电影，曾到赤壁来踏访。我猜想他大概想到了一首诗，赤壁之战的一位当事人的诗：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。

十几年前一个冬夜，我暂居武汉百步亭，读到一条清人笔记，说苏轼曾经来过古战场

赤壁。这是我迄今所知唯一线索，证据力薄弱，所以并不据以立论。但在内心，我相信，这是有可能的。先生曾闹出类似事件。有一种说法，他在黄州那几年，光是东坡对岸的鄂州，就往返两百多次。先生喜动不喜静。

如果他真的来赤壁古战场，我想，当是在写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和前后《赤壁赋》的同一年，元丰五年。那一年，他老人家忽然对赤壁、对赤壁之战，产生莫大兴趣。他的几篇赤壁题材作品，都写在这一年。这一年，是苏轼也是赤壁的大年。就篇次而言，他会不会是中国古代写赤壁最多的人？

来赤壁古战场，他会干什么呢？那条清人笔记说，他游览了一个山洞，这个山洞，就是今天也寂寂无闻，何劳他远道以观？所以，更可能的，还是临眺赤壁古战场。也许，那同样是一次月夜之游，他还会一樽还酹江月，怀想那次古代战役、那位青年英雄，把杯中醪酒，轻轻倾倒入江水和月光。

我曾经暗想，喜好文学的人遇到苏轼，是一种不幸，哪还有出头的日子？幸亏我们跟他在一个时代——这种想法，有点不地道啊。

写《赤壁怀古》的次年，苏轼得到城东山坡几亩地，于是，垦荒躬耕，大办农业，成为这一年的东坡日常。他引水灌溉，种植稻麦，树艺桑枣，虽释来而叹而不稍辍。一块东边的坡上，能长多少东西啊。于是，这里也有了七八个星、两三点雨，明月清风蛙声一片，稻花香里的丰年。

仓廪足后，1082年，东坡上的东坡，缅怀了发生在湖北的一次战事。那几年，也有一次自我救赎，发生在东坡上。

这是一种彻骨的改变。他变了很多。某种东西在他内心蓬勃生长。一个新的苏轼诞

生了。现在可以叫他“东坡”了。就字面而言，“东坡”，比苏轼这个名字——略显枯燥拘谨，有意思多了。它意味着“在地”，意味着某种野性野趣，某种“远禅意”，某种自在自适。时间还有东坡、治愈了他。只有治愈者，才能写下这些治愈系的文字吧？他成为后世追慕的对象。如“滚滚长江东逝水”的作者，某一年中秋与二客泛舟，却“问何如赤壁黄州”，他还效东坡作“尽驱使，明月清风。”光芒万丈的东坡啊。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对那个人，那个人的东坡时光，无数人——包括我，有着一秘密的喜欢。

《如何成为您，东坡先生》还说到《苏东坡》的一个遗憾：剧本舍掉了《赤壁怀古》的下阙。作者说，会试着说服编导用上本阙，以完整呈现《赤壁怀古》。这是对的。不如此，就不是完整的《念奴娇》，也遮蔽了一个整全的苏东坡：一个在那一年遥想让强虏灰飞烟灭者的苏东坡。那一年，西北有战事，中原输掉了一场重大战事。打仗，打仗仗，是那一年的前沿问题、时代焦虑。兵者国之大事，生死之地，存亡之道，可是，在他的同时代人笔下，竟不见提及。难道，1082年，只有他一个人回应了时代焦虑？

苏东坡经历了“变形记”，成为他那个世纪八十年代的“欢乐英雄”。另一方面，他也并未自外于时代，赤壁诗赋里，隐约有时代的回响。这让我顿悟，东坡在人间。黄州的他也好，后来的他也好，对“人间”不再是到此一游式的体验，他就“在人间”，看“人间”的角度、感受以及对“人间”的回应都不一样了。他曾想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是的，应该“在人间”。

西安之行

○阮家传

近日，我应邀和我哥同往西安，奔赴一场重要的家庭之约——侄儿订婚，双方父母见面。一座城，一场婚约，一端连着八百里秦川的厚重，一端系着江南桂花的清纯。这场春日之行，既有历史的余韵，又有入人间亲情的炽热，每一刻都显得格外温暖，格外难忘。

作为西部重要的交通枢纽，西安高铁站规模宏大、四通八达，连接着无数人的思念与团圆。亲家特意带着女儿专程赶来接站，那份热忱与周到，瞬间驱散了我们旅途的疲惫。只是偌大的停车场，让他们找自己的车都兜了好几个圈，我望着眼前车流不息的景象，心中忽然一动：这般熙熙攘攘，不正是千年古长安，如今依旧鲜活的盛世繁华吗？

侄儿是土生土长的咸宁人，幼时的懵懂模样，想来仍历历在目，仿佛那些天真烂漫的时光就在昨日。岁月易逝，昔日的孩童转眼已长成挺拔青年，不知不觉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。他的舅舅、舅妈都是教师，为人谦和、治学严谨，初中以后，侄儿便来到舅舅家寄宿读书、生活。在舅舅舅妈的悉心照料与言传身教下，他不仅养成了谦逊有礼的性子，学习上更是勤勉刻苦，成绩也名列前茅。凭借这份韧劲与努力，他顺利考入西安高校，在求学路上不断提升自我。毕业后，他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良好的综合素养，在自己热爱的领域稳步前行，同时毅然决定扎根这座承载着他青春与梦想的古城，落户安家，开启新的人生篇章。侄儿用知识改变了命运，用勤奋浇灌了梦想，读书不仅成就了他的人生轨迹，更让每一位牵挂他的家人都倍感骄傲与欣慰。

按照西安当地的风俗，订婚头天清晨，我们便早早动身赶往女方家中。刚一进门，一碗热气腾腾的臊子面便端了上来，这是关中人家最质朴、最真诚的待客之道。面条筋道细长，裹着鲜香浓郁的臊子，一口下去，暖意从舌尖蔓延至心底，驱散了清晨的微凉。这一碗面，不仅藏着当地人的淳

朴与热情，更寓意着两个孩子的感情长长久久、未来顺顺当当，悄然拉开了两家结缘、相守相伴的序幕。

亲家一家人性子随和热忱，待人真诚坦荡，没有半分客套与生疏，也没有丝毫拘谨与隔阂。大家围坐一堂，拉着家常、聊着家事，你一言、我一语，便把两个孩子的终身大事说得明明白白、和和气气。八百里秦川的厚重豪爽，遇上江南桂花的清雅温柔，因此这一段良缘紧紧相牵，从此，两个陌生的家庭，便成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

第三天，精心筹备的订婚宴如期举行。两个孩子满心欢喜、忙前忙后，前一晚便熬夜张罗，从现场布置到流程衔接，每一个细节都用心打磨、精益求精。看着他们脸上洋溢的幸福笑意与对未来的美好期待，在场的每一位亲人都由衷地感到欣慰与动容。这场订婚宴，不仅是一对新人爱情的圆满见证，更是两个家庭温情相聚、携手同行的美好开端。

这趟西安之行，没有游山玩水的闲适惬意，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牵挂——帮侄儿参谋、挑选婚房。我们顶着春日的暖阳，在多个楼盘间来回奔波，从户型格局、采光通风，到小区环境、周边配套，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比对、谨慎斟酌，生怕有一处考虑不周，为孩子的未来留下遗憾。一路奔波虽有疲惫，可一想到是在为孩子的幸福安一个家，心底便只剩踏实与欢喜，所有的辛苦，都化作了对孩子们未来生活的满满期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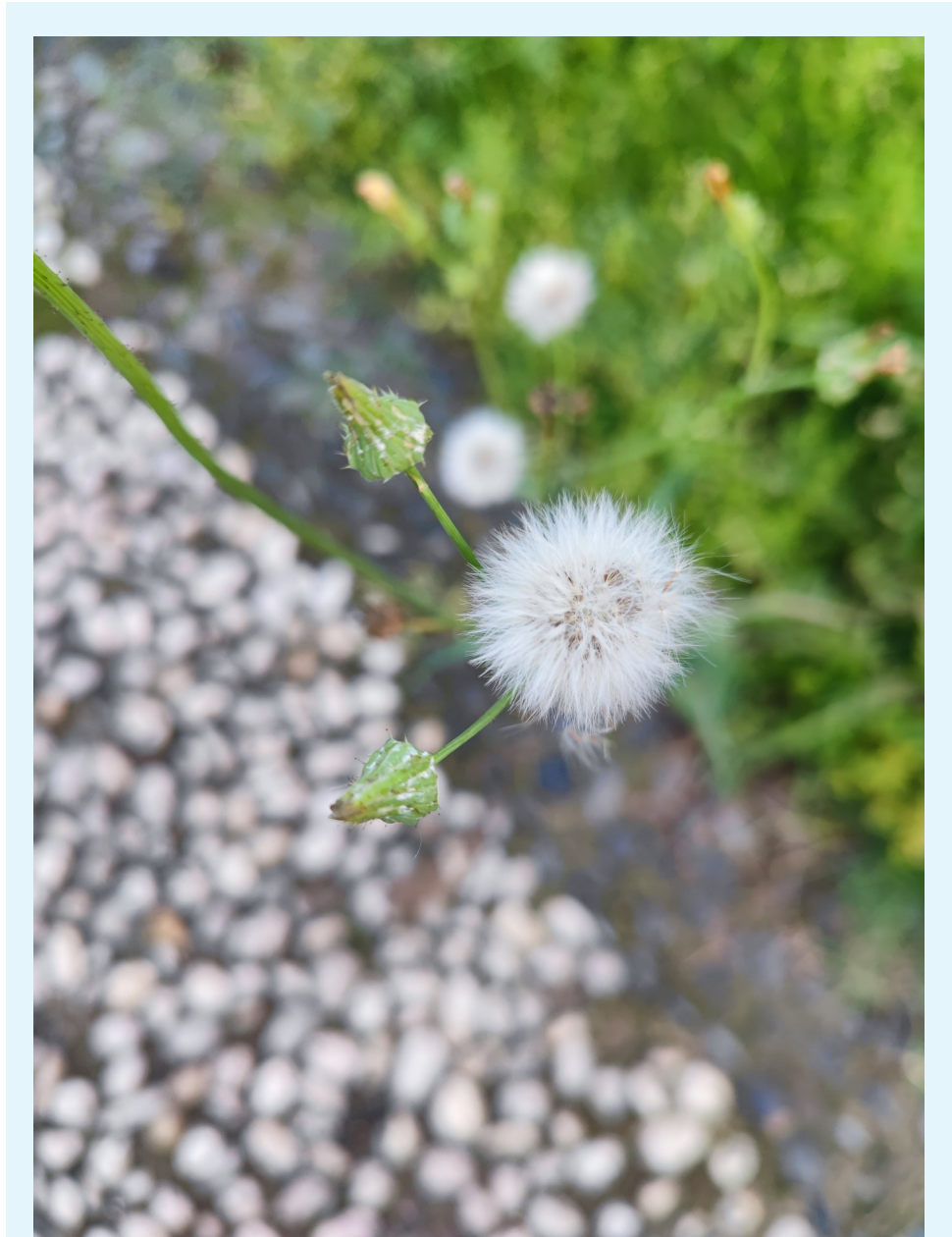
西安之行已经流淌成为有声有色的历史。我们走过古城街巷，感受风土人情，吃过暖心的地方美食，见证了温馨的订婚时刻，又为侄子的新家奔波操劳。每一段经历，都藏着亲情与期盼。风从长安来，香自咸宁至。愿这跨越千里的缘分，能护两个孩子一生安稳、恩爱长久；愿他们执手相伴、冷暖相依，把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、欢天喜地；愿两个家庭，往后岁岁相伴、和睦相守，不负遇见，不负温情。

那些年

○何世博

能都没有吧，有的不过是鬓角那苍白夹杂在青灰之间，有的是眼角不知何时绽开的鱼尾，有的是明明所剩无几，但还要从犄角旮旯里“拼”出给家里父母买的礼赠，给孩子买的新衣，给媳妇买的包包……辛苦一年，撑起了一个小家。

后来，回家不再是过年的专属，而是份心灵的约定；亲家也不再是天涯海角，而是几个小时的车程。但人最期待的，总是年末那会儿，回家！难得长假，父亲开车领小家回大家，不再是一家四口，而是新添老三的五口人。我代替了母亲副驾驶接替父亲领航的位置，在深夜看导航、拿吃的、递水……可漆黑的高速上一辆车都没有。眼皮渐渐地沉重了，只记得再睁眼时，身上披着父亲那件旧而温暖的皮夹克。“马上到家！”伴着子夜的星辉，他的眼角微微垂，却挤出笑容——身后是妻女，我必须十二分小心。从梧桐巷到白杨街六百千米的羁旅：是每一个漂泊者的执念；是身与心的距离；是爆竹硝烟里的热闹；是杯酒里道不尽的辛酸；是从听不懂的南方方言到温暖安心的家乡话；是20元见不到几块牛



轻絮

陈元斌 摄

都是为了那一刻的团圆；所有的坚守等待，都是为了那一句“到家了”。

如今我终于明白：那些年的春节，教会我的不仅是如何回家，更是无论走多远，都要记得为什么出发。当历尽千帆，人世沧桑，心中那个小小的坐标从未偏移——那是外公外婆门旁菜畦，是父亲深夜的疲惫后依然微笑，是母亲育子的不易，是我长大后，终于能接替母亲，为父亲看一眼导航，陪他走一段夜路，最后可以拍拍他的肩膀，“让我来吧！”

不是所有的团圆都在春节，也不是所有的春节都会团圆，就像不是所有的归途都有终点。但当一家人凝聚在一起的心不变，那么每一通电话，都是团聚；每一封邮件，都是重逢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，都可以是春节；每一一次转身的回望，都是归乡。

那些年的春节，是一个稚嫩的孩童在人间的烟火与无形的硝烟中踟躇成长，长成少年的同时，也看清了世界的模样，更找到了自己的方向。

人间多歧路，唯念是归途。我想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离家都不会再远了。

桂乡诗笺

春天来了

○陈鸿章

四二零一分的秒针挑开冬的茧
梅梢雪落进东风的孔隙
冰凌在河底教着心跳
“咔嚓”一声，春就醒了

六九头的风裹着老话
“吃穿不愁”的暖，漫过田埂
春饼摊开新绿，春卷咬响脆生
我们学草芽，把头往光里探

别等“更好”的借口
此刻，足音与嫩尖同起
万物正用最轻的力
把冬天，翻成下一页

诗意新春

○曙光初照

岁序方更，
梅开腊尽，
东风俏绽芳芬。
红联映户，
瑞彩耀庭门。
爆竹声喧夜晚，
烟花炫、
星斗氤氲。
团圆宴，
洋洋快意，
樽酒慰风尘。

良辰，
思胜景，
山河碧韵，
诗画隆春。
幸家同安，
物阜民殷。
素喜蓝图再展，
气象惟新。
莺歌舞，
韶光满眼，
花月醉乾坤。

三月桃花

○兰子龙

春风轻轻掀开三月的帘
一树桃花，便漫过了人间
我站在风里，不说话了
只等花瓣落满头与肩

风是温柔的信使
拂过枝头，也拂过我心间
每一朵粉白，都藏着柔软
每一缕香，都绕着思念
我伸手，接住一片飘落的嫣红
像接住整个春天

风不停，花不休
我与春光，静静相守
不必问花期有多久
此刻相逢，已是足够

桃花开在三月的风里
我走在有风的花里
心，轻轻漾开
如这桃花，温柔自在
不负春风，不负人间偏爱

春分·美

○梁征

春分节气
把春天一分为二
一半是乍暖还寒
一半是花开缤纷

自家屋檐下
燕子归巢
一声声地呢喃
伴着柳笛
那是春天最动人的曲调

沿着公园的小径漫步
踏着柔软的土地
看春风吹绿叶
看花开满枝
随手握一把
满足是春天新鲜的味道

灿烂阳光下
孩子们在奔跑
起风了
风筝越飞越高

漫步在春天里
世界如此美丽
人的心情
有种说不出的美